



我曾经有机会乘坐超高速电梯,登上号称在亚洲甚至全球排名前十的摩天大楼参观。在那上面放眼,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都仿佛小了一大圈。城市干道上的大小车辆,就好像排队搬家的蚂蚁。不得不让人感慨,人类创造力之难以穷尽和不可扼止。但每当这时,我也会产生另外一种联想,现代化至今创造的奇迹,我们的古人是完全没办法想象到的,反过来说,古人想象力之胆大、之超远,又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比肩的。也就是说,从忘却时间秩序的抽象意义上讲,在单纯的文化意义上评说,古人精神想象的大胆,跟当代人物质创造的高度,具有某种对等的可比性。

### 以诗为翼飞向远方

阎晶明

我们很难想象,中国古代的那些名楼,不过三、五层而已,怎么就能名满天下,而且还是极目远眺的名胜?高度主要不是来自物理空间的拔高,而是靠大胆想象,靠事先约定好的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的大胆想象,这种想象通常是通过文艺,在古代主要是通过文学来实现的。

是的,我们知道的几大天下名楼,无一例外皆因诗而世代扬名,它们早已被赋予太多诗意,涂抹上浓重的文化亮色,从而由一幢庞大的建筑变成一种象征,成为人们神往的去处,讴歌的对象。唐代诗人王之涣在鹳雀楼上欣赏“白日依山尽”的壮美,但即使“更上一层楼”,那“黄河入海流”的景观怎么可能目睹得到?完全是诗意的想象!李白身处黄鹤楼中,却感叹“西望长安不见家”,这样的“东张西望”也多是一种想象式描述,在想象中寄托某种情思。年轻气盛的王勃,刚到异乡就登楼作赋,一挥而就的《滕王阁序》成了千古名文。在中国,岳阳楼因为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而誉满天下。

名楼每每与名诗齐名,中国古代的许多胜景,无论自然的、人文的,这种比翼齐飞的例证太多了。杭州西湖的最佳广告词,宋人苏轼早就写好了: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王正功的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也是出现在诗里的极致表达。天下瀑布无数,庐山瀑布的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必须是最壮观的景观。

古人的留言,因为经典,所以传唱久远。那么在当代,是否还有同样的证据呢?不久前在湖南岳阳就和当地的朋友探讨过相关话题。我认为,即使不出湖南,也可以找到许多例证。提到凤凰古城,人们联想到的首先是沈从文、黄永玉;说到常德,就会想到这里是作家丁玲的故乡;益阳清溪村近两年迅速巨变为声名远扬的“文学之乡”,源自这里诞生过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周立波。一部小说再加上同名电影,让“芙蓉镇”从文学虚构成为实有的地理名词。张家界的世界影响力,也同样与一部电影的选景有关。放眼全国,例证更是不胜枚举。一

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不但带火了乔家大院,而且引发了全国性的大院开发、保护、推广。从大院文化到老街开发,再到古村落保护,直至成为旅游热点。文艺的力量不可低估。

那么,我们能不能说,借文艺之力为旅游胜地做广告宣传,以华美文字、华丽笔墨、影视语言来赞美、夸张,是否就是最好的宣传途径呢?我们说文艺助力旅游非常有效,但这种效果,并不一定靠一时的专门索求便可获得。它们往往具有说不清楚原因,以及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。这种偶然性里又有一点我们可以去领悟的必然缘由。原因并不简单,因素也绝不单一。有一点特别重要,文学艺术在描写一种场景,并以这种场景的描写来表达创作者内心情绪时,往往带着更多表象描写之外的主题。这种情感表达和触景生情的感慨叙述之中,具有超越时代和空间的共情特征,它们因此才能打动一代又一代接受者的心灵。因为这种感情上的共融,情景也就变得更加令人神往。当一个诗人登上高楼,发出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感叹时,那哪里是一个人的一己悲欢,分明具有心怀天下者共有的情绪。

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固然以绚丽的文笔把眼前的胜景写得美不胜收,但这绝不是一篇炫耀文采的应景文章。更重要的是文章抒发了作者作为一个文人或曰“知识分子”的情怀与气节。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;兴尽悲来,识盈虚之有数。”“关山难越,谁悲失路之人;萍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。”已经将感情由酒酣耳热的现场投入,逆转到孤独难耐的悲凉之中。这种潜藏在传统文人内心的感时忧世之情,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而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的惆怅,也一样可以穿越时空,得到广泛共鸣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为何能够成为经典?最核心的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深沉表达。它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为突出的天下情怀作了精辟概括。这一语,可以说击中了历朝历代无数人的心灵,使之传唱至今,并将成为永恒。岳阳楼因岳阳得名,又因《岳阳楼记》成为世人向往之地。

今天,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急速发达、迭代发展的时代,一个信息过剩、记忆无法完整、清晰储存的时代。同时,期待文化和旅游最大限度结合、高度融合,期待通过优质文化产品和优秀文艺作品带动旅游业,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,正在成为普遍诉求。各显神通,各尽其能,未来值得期待。其中,还需要从经典作品中获得多方面启发,做到既符合文艺创作规律,又能够真正为旅游业赋能,做到双向奔赴,实现美好愿景。

### “六神丸”之秘

龙聿生

“六神丸”号称“东方魔药”,长期以来,局外人一直想知道究竟是由什么东西造就了它的“魔力”,但一无所获,可见其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到位。

据专为庆祝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成立七十周年而出版的《厚德远志》(东方出版中心出版)一书披露:1956年9月27日,雷允上“六神丸”被列入国家级保密制造范围。目前能享受国家保密配方待遇的中成药,仅云南白药、片仔癀、华佗再造丸、安宫牛黄丸、六神丸、龟龄集以及麝香保心丸等。

“六神丸”工艺绝对保密,每道工序相互隔离;从事主要工序的职工不仅要经过严格政审、签订保密

合同,而且,年轻小伙进厂工作直到退休,甚至终身不能出国;生产场地严禁参观,产品具体内容不得对外介绍,连工作服都是特制的——全都没有口袋的反穿式上装,裤脚一律不准翻边……

传统“六神丸”每粒药丸直径不到1.5毫米,干粒仅重3.125克,且目前无法用机器制作来代替。这个纪录,当下的中医、西医无法打破。那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?我们无法想象。

“六神丸”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劳三申在书里讲了一件趣事——当年有位厂长对他开玩笑说:“我很想不通,作为一厂之长却不能进你车间的门!”

第一次遇到尼罗河是在开罗的黄昏。

渡过一座喧嚣的大桥,从尼罗河东岸来到西岸,顶着落日方向,幻想自己被一幅金黄色油画吞没。开罗满目尽是黄色,密集的楼房是黄色的,天空被风沙遮蔽为黄色,吉萨大金塔是黄色的,就连随处可见横卧于街头的流浪狗也多是土黄色。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开罗,唯有尼罗河是绿色的。

开罗的尼罗河是绿色的,不单是两岸的植被,更是河水的颜色。当你从开罗顺流而下,尼罗河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三角洲,最后消失在蓝色的地中海。但从开罗逆流而上,绿色则像一条细细的绸缎带子,漂流在茫茫无边的北非沙漠之中。走过卢克索省与基纳省的农村公路,只能见到碧绿的田野在烈日之下,肆无忌惮地生长着。虽然不见尼罗河,但尼罗河无处不在,公路两边的灌溉渠道,流淌着蜜汁般的尼罗河水,养育着绿色的甘蔗、棉花还有麦子。

所有人类文明起源都是大河的馈赠——尼罗河、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、印度河,以及黄河长江。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,埃及便是地中海世界的粮仓,一船船小麦自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出海,支撑起罗马人的霸业。而今埃及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粮食进口大国,尼罗河还

我的故乡在一座江南小城。2011年,我到上海读大学。报考志愿时,母亲极力推荐上海,最具吸引力的理由是离家近。那年,我十八岁,长期困于书斋,对于距离的理解更多来自平面。在卧室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,上海位于东经121度,北纬31度。我的家乡位于东经119度,北纬30度,两地相距三百公里。

开学后的国庆假期,我第一次回家。从华东师大出发,乘224路公交沿中山北路直行,抵达沪太路汽车站。车站紧挨内环高架,无数车流仿佛在头顶盘旋。我拉着行李箱走进人满为患的肯德基等待检票。上了大巴,兜兜转转,窗外从高架林立到田野纵横。售票师傅的电话不断,操着乡音的同乡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上车。终于,满座的大巴依依不舍地驶上高速。路牌掠过,蓝底白字,“沪青平公路”。我震惊:怎么还在上海?

两小时后,抵达湖州服务区。乘客三两下车,稍稍休整。再次启动时,仿佛走进学校后门的小吃街。烤肠、粽子、泡面、鸭爪……我努力从气味的辨别出每一种来源。明明都是美味,混在一起却是难以言状的奇怪。我在怪味的包裹中昏睡,一个急刹,撞上前座靠背。待我扶正镜筒,目之所及,车辆首尾相接,纹丝不动,似游戏中死去的贪吃蛇。

时间已过正午,我饥肠辘辘,不禁敬佩同行乘客在服务区消费的智慧。此刻的他们气定神闲,仿佛大巴仍在匀速行驶。那是一个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,眼前只有定格的车窗,看不到手机屏幕的猪肝红,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仿佛有一股魔力在操纵着车流,待你几乎绝望时,又总会有小小的前进。

第一次回家,三百公里,八小时,朝夕至。我在狭小的车位蜷缩一天,肢体几近麻木。当我看到接站的母亲时,第一反应是——妈!这能叫近吗?母亲反问:“三百公里,不

是那个尼罗河,只是尼罗河需要滋养的子孙增长了十倍都不止。在埃及的街头,随处可见烤大饼的店铺。无论是五星级酒店,还是街边的苍蝇馆子,埃及大饼都是主角——刚烤热的空心大饼,撒着芝麻等佐料,比之新疆烤馕更柔软细腻,若在空气中灌入肉汁、蔬菜或豆子,

### 尼罗河的颜色

蔡骏

哪怕一日三餐也不嫌单调。大饼是尼罗河奉献给埃及人的礼物,哪怕是用进口小麦制成的大饼,也是尼罗河滋养的埃及土地用自己的财富交换来的。

开罗的尼罗河是绿色的,而在开罗以上七百公里的阿斯旺,尼罗河却是蓝色的——海水般的湛蓝色。而当你站在阿布辛贝神庙前,君临纳赛尔湖,简直是沙漠中的大海,其实是尼罗河“高峡出平湖”的一部分。

阿斯旺的尼罗河,出乎意料的清澈。对于生长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畔的我来说,江河应是深色的,即便不是浓油赤酱,也应是浑浊的灰色,带着泥土芬芳或腥味,如此才是天然,不是人造的自来水。仅仅六十年前,尼罗河的确是浑浊的。古埃及人凭借尼罗河每年泛滥留下的泥

沙,成就了肥沃田野,造起了金字塔和方尖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埃及人民又兴建了阿斯旺水坝,阻挡了从广袤的非洲内陆、埃塞俄比亚高原奔腾而下的滚滚泥沙。古人说“黄河清,圣人出”,水坝以下的尼罗河,终成一条清澈的大河。至于其中利弊,只能交给历史来评说了。

阿斯旺的尼罗河,宽度略小于上海的黄浦江。虽无千吨万吨级的货轮来往,却有不计其数的渡轮和帆船。在我出生以前,黄浦江和苏州河上也有橈櫓连帆的景观,来到阿斯旺,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情景。在这里每天都要坐尼罗河的小舟,要么横渡,要么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,坐着两岸的日出日落,仿佛在寻找某位伊人;“溯游从之,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”

儿子素不喜欢拍照片,一日到了网红打卡地,脱团登上一艘渡船。没有其他乘客,船公开价10美元,儿子不会还价便成交,等于一个人包船。时值黄昏,尼罗河上涂满金光,白帆点点,儿子独自踏舟返回酒店。有人嫌10美元太贵,我想,若在黄浦江上包一艘小船,费用岂不是更多?但在尼罗河上独自泛舟的记忆,怕是会延续到久远的未来。

### 故乡的距离

陈思

近吗?”我无言以对。回家,是这么近,又那么远。

大学四年,我不断重复第一次的车程。幸运时,车流少,事故少,周转载客少;不走运时,在高速过夜也并非神话。记忆中,总路程最少耗时五小时。那一次,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饭点。入学那年,故乡流传着高铁的



传说,毕业那年,传说变成了一片工地。2020年,我坐上高铁回家,虽然途中需要中转绕路,但已心满意足。此时,另一个高铁直达的传说开始流传。母亲说:“太湖沿岸已经开始打桩。”语气坚定而神秘。

2024年12月26日,沪苏湖高铁通车,从上海到故乡的高铁最快缩短至1小时17分钟。今年,我第一次乘坐直达高铁回家的路上,我往上海南站的路上,我的脚步飞快,内心澎湃,身边的家属都快跟不上我。检票后,我站在通往站台的扶梯上,耳边是列车的呼啸声。我仿佛听见,沪太路汽车站旁内环高架的车流。

窗外,田野如棋盘般向远方延伸。听完一上午的回忆,同行的家属问:“你还会想坐长途大巴吗?”我坚定地摇头。他笑得极为认真:“那你在怀念什么?”

沪太路汽车站的肯德基?混杂着各种食物的怪味儿?高速上的堵车?不知道。但是,忍不住想起……

### 七夕会

力,用的是“微力气”,不影响周围病友。

住院期间,不少朋友关心我,作家沈先生送我一个表情符号,“祝愿早日康复”。小说家孙先生,通过语音电话,希望我保持良好心态,与病情共舞。摄影家易先生,常发微信,询问我的病情。学者唐先生,与医生沟通,为我咨询相关问题。在旅途中认识的一位驴友,日送问候短语,传递关切之情。湖波送暖,我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不已。与真情相拥,我觉得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鼓舞着我,帮助我提升“情绪指数”。除了这些,我每天坚持练习病床“微运动”,一个多月过去,脚下有力,散步如常,心情大好,渐渐走出了情绪“低谷”。我编创的这套病床“微运动”,纯系“自我保健”。寻味其中,为健康加分。

有乐趣的一节。双脚前一后,如踩踏水车。我在读书下乡劳动时,老农教我学踏水车,烈日当空,头戴草帽,伏于水车前的栏杆上,用力踩踏。但听得,脚下水声哗哗,河中之水,流进农田,绿了田野,绿了秧苗。脚下之力,竟有如此神效,我的心头大乐。擎天:左腿缓缓抬起,与身体垂直,形如擎天柱,缓缓放下,换右腿,往复数次。抱球:双腿弯曲至胸,左腿下落,用力前蹬。换右腿,继续。摇摆:双腿伸直,夹紧,左右摇摆。最后一节,臀部微微抬起,左翻,躺平。换右臀,继续。这套“病床保健”,简单易行,七分意念,三分着

### 病床“微运动”

陆林森

这套“病床保健”,是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编创的,运动量不大,我将它命名为病床“微运动”。我为什么编创这套病床“微运动”?原因很简单。天天睡在病床上,仰面朝天,望着天花板发呆,渐感枯燥乏味,情绪低落。心想,与其天天如此,不如自我调适,于是结合实际,摸索完善,编创了这套“病床保健”。病床“微运动”,一共八节,依次为,预备:拉起脚后的小餐桌,桌边略高于床架。双脚踩在餐桌边,作原地踏步状,想象军人出操,抬头挺胸,目视前方。勾拉:弓起脚背,脚尖卷曲如虎爪,用力后拉,反复数次,略感酸胀即可。剪草:大腿左右分开如剪刀,合拢如剪草,想象剪草时的情景,好像嗅到了一股带着晨露的青草味。踏水车:这是我最喜欢,也是最

### 健康